

# 陸空兩棲憶往(二)

勞聲寰口述。祖凌雲執筆

## 地面部署擊落日機

日軍自民國二十九年改用零式機，在當時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機種，與中國空軍的「Jin」，「Jin」機相比，不論速度、爬昇、轉彎、火力，都佔絕對優勢。日機可以說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權。中國空軍為保存實力，避免無謂的犧牲，不得不暫時採取避戰手段，儘可能不與日機接觸，而日機乃得以毫無顧忌地轟炸大後方各重要城鎮及軍事設施，飛機場當然是首要的攻擊目標，日本的飛行員更是得意忘形到了瘋狂的程度，三十年四月某日，竟有一架日機在簇橋機場降落後再起飛離去，機場警衛人員意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剎那間驚惶失措，無一人向其開槍射擊。當局大為震驚，遂於民國三十年五月調我任空軍特務旅第三團團長，兼機場陸戰指揮官，及川西對空作戰副指揮官（指揮官為川軍劉樹成師長）。負責成都、新都、溫江、華陽、雙流、新津、彭山、邛崃等縣及沿川康公路之地面安全及防空作戰任務，配屬部隊除特務旅第三團所屬四個營，兩個高射機槍連，及第二團一個營外，防空學校所

屬兩個高射砲連，三十三集團軍所屬高射砲營三個連，川軍劉樹成師所屬兩個步兵團，川省保安第一團等部隊均歸我指揮。我於五月一日到任，立即根據我自己多年來學得的對空作戰知識，部署對空射擊火網，並以報廢的飛機停放於火網的交叉點上引誘敵機。五月二十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天有十八架日寇零式機侵入太平寺機場上空，發現場內有飛機，即由基本戰鬥隊形變成跟蹤隊形，並逐漸降低高度，圍着機場飛了一圈。然後其領隊機就以標準的對地攻擊程序，佔位、突進、對正那架報廢的「餌」機準備瞄準攻擊，我地面各陣地內的射擊手早已嚴陣以待，按照預先的作戰指示，俟其進入有效射程以後，即同時猛射，立即命中，但見那架零式機拖着黑煙，幾次掙扎，企圖拉起，終於無效，結果冒着烈火摔毀在機場外面，機場內頓時歡聲雷動，空中的其餘敵機立即倉惶逃走。中國空軍首開擊落日零式機的紀錄。直接參與此役的部隊為：第三團第一營，營長吳淵明；團直屬高射機槍連，連長邱輔英；第二團新兵連，連長葉航。步兵第二連，連長胡軼凡。由吳淵明指揮，火力運用實切，建

此奇功，吳淵明後來於舟山登步島大捷時任守備該島的師長，作戰勇敢。來台後歷任師長、副團長，現居台中。邱輔英來台後曾任四十五師上校副參謀長。胡軼凡來台後歷任第二軍團少將副參謀長，退役後任屏東榮民之家主任。為紀念此役，我曾賦詩一首：

### 首度擊落零式機

寇機轟襲苦蓉城，受命臨危暗自驚。  
為國爭榮施妙計，設防佈阱出奇兵。  
木村愚昧來相犯，領隊低飛了此身。  
殲敵功成償血債，簇橋赫赫樹英名。

### 盟國代表讚賞空防

第二天日機來作報復性的攻擊，但只是高來高去，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囂張了。一週以後日機改變對地攻擊戰術，用超低空方式，在距離目標三——四公里處就降低高度突進攻擊，脫離至三——四公里後方始拉昇，如此可使地面部隊不易捕捉目標，射擊時間短暫，其本身暴露於火網中的時間也最短，故不易被擊落。我觀察研判以後

，立即召開會議，提出新的作戰構想和戰術技術指導，重新部署地面火力。在各機場及重要目標附近設置機動陣地，根據日照、風雨、地形等研判敵機可能的進入及脫離方向。在其攻擊航路上佈置火網，每一陣地都預先測定關係位置，繪出射擊圖，要求各射擊手熟記所在陣地與各關係位置的距離、高度、射角、瞄準提前量等射擊諸元，以便迅速捕捉戰機，準確射擊。以後敵機雖仍然經常來襲，但各機場均無損失。根據防空監視站的統計報告，敵機每次回航均較來襲時少三至五架，研判皆為我地面火力擊傷，中途掉到深山野谷裏面去了。五月二十日擊落敵機的事，很快就傳開來，幾乎全世界的新聞傳播都報導了此一消息。不久美、英、俄等國的武官和議員都相繼前來參觀我的火力部署情況，並詢問五月二十日的詳細作戰經過。參觀過後都異口同聲地說：「走遍印度、緬甸和東南各戰區，從未見過如此週全的防空火力部署，尤其是勞聲震團長的戰術技術指導更為卓絕。」

當時我空軍採用的避戰方法是這樣的：凡是不能起飛的飛機和重要器材均停放於機場四週，或沿川康公路兩側村莊或樹林的掩體內；能起飛的飛機則向西康雅安一帶飛走。因此在數百公里以內的地面上，到處都是飛機和重要器材，以及油彈庫等，都需要部隊做對空和地面的防護。配屬的兩個川軍步兵團，以及一個省保安團都分散於川西各縣，於是重要的任務都由空軍特務旅的第二和第三團分任，次要的由地方部隊擔任，名義上劉樹成師長是川西對空作戰指揮官，我只是

副指導官。但整整三年之中，劉師長從未穿過軍服，也未走出過少城公園後面半邊橋街公館的大門，當然更未到部隊裏去過。而我則每週必全副武裝到他的公館去面報軍情，持部下之禮，因此博得劉師長的信任與敬重。

## 融洽袍哥確保安全

抗戰期中，四川的環境非常特殊，明的有軍閥的殘餘勢力；暗中有袍哥的派系武裝。如果不知通權達變，必將處處碰壁，寸步難行。我處在那樣的環境中，惟有不拘小節，與各方面相周旋，儘力達成上級賦予我的任務。

我與川軍高級將校相處極為融洽，曾有以下約定的：

- 一、有日諜、或中共的情報人員，共同緝拿，由我轉報上級。
- 二、共同維護空軍人員與器材的安全。
- 三、不得收藏空軍特務第三團的逃兵。
- 四、不得吸收第三團的官兵加入秘密（拜把兄弟）組織。

我對川軍在地方上徵糧、徵柴、徵烟土捐、或買賣鴉片等行為，概不過問。川康其他各軍師部隊每天都有武裝人員通過防區，不絕於途。那些人以換防為名，其實是護送鴉片，我都不予攔阻，只要求進入防區前打一通電話，或遞送名片知會即可，絕對不妨害他們的利益。如有苛擾人民的事，即使民衆前來控告也不受理，只告知可到綏靖公署或省政府去報告，事實上我只負責作戰，用不着來管這一類的地方事務，有些川

軍高級人員約我參加非法經營的生意，我則婉言謝絕，至於幾乎每週都有的宴飲，非不得已才不參加，主要是為主人撐面子，表示看得起他、有交情、够朋友。赴宴時必全副軍裝，不帶護衛及武器；且每飲必醉，不醉不歸，以示豪爽坦誠。若有川劇演出，必陪看終場，以示同好。萬一約登烟床，亦聊為一試，絕不掃主人之興。因此川軍將校均樂於與我相交，公私兩便。

四川的袍哥組織遍佈全境，派系龐雜，且都有武器，某些派系的勢力大得驚人，地方政府也得靠其撐腰，否則不僅政令無法推行，官員及其家屬的腦袋也隨時有被搬家的危險。在我的防區內就有很多頗具聲勢的袍哥大爺，出門攜帶武器，成羣結隊，趕場之日，到處可見；一言不合，拔槍殺人，被打死的有能力則設法報仇，無能力也就不了了之，這種情形對防區內的治安影響很大，但又不便直接干涉，只好邀請各幫派的首腦人物交換意見。間接曉以大義，希能和陸相處，一致抗日，並與各首腦人物約定下列事項：

- 一、防區內的官兵人員、物品，共同保護。
- 二、不可在防區內打鬥。
- 三、不吸收或藏匿空軍特務團的逃兵。
- 四、各幫派有需要幫忙之處當盡力協助。

新津機場北端的中興寺是第三團的集訓基地，每一個月有一個營輪流在那裏集訓。有一著名土匪頭子，政府已通緝多年，他的家離集訓場不遠，他的父親將過八十歲生日，特央人來找我，他想回家拜壽，請務必高抬貴手，我允許讓他回家，絕不緝拿，但必須從此改邪歸正，做個好

人。老人家壽辰那天，我還特備一幅賀聯，親往道賀，全鄉轟動，彼此傳聞；於是各大爺家有喜事，都援例來請。有的害怕仇家搗亂，則由我找人去從旁疏通，請給個面子，宴會當日，除全副戎裝外，並帶一連弟兄同往赴宴，既爲主人充了場面，一連弟兄也可以大打牙祭，皆大歡喜；而所花費的不過是一幅賀聯，高掛中堂，供人觀賞，真是秀才人情紙半張！

### 儼然川西總舵把子

由於各幫都爭相邀請，我也一概不拒，往來之際竟當了和事佬，不僅化解了幫派之間的仇恨，促進了地方上的團結，甚至在無意中成了川西一帶的「總舵把子」。同時因爲經常到鄉間走動，趕場看熱鬧，與那些販夫走卒，抬滑竿的、拉黃包車的，隨便閑談，因此學得一口川話，交了不少朋友，也間接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對部隊管教及執行任務有莫大的助益。民國三十一年夏天，空軍某大隊進駐成都簇橋機場。某日放假，飛行員們乘卡車到成都市去，因爲是碎石路面，車過後塵土飛揚。適逢鄧錫侯的警衛團長（也是鄧錫侯的兒子）鄧亞民，與其兩個妹妹同乘一輛黑色轎車自新津返成都，正好緊跟在卡車後面，因路面太窄，不易超車，遂大鳴喇叭，卡車司機可能是沒有聽到，也可能是故意不讓，鄧亞民忍耐不住，就用手槍向卡車射擊，卡車司機聽到槍聲才靠邊停下來，不料鄧亞民又用槍把打司機，並問他爲何不讓路？飛行員們目睹他那種狂妄的行爲，忍無可忍，紛紛跳下車來相與理論，不

料他竟更進一步地辱罵所有的飛行員，當即被一位飛行員將其手槍奪下，其他的人則拳脚齊上，打得他頭破血流，狼狽登車而去。回家之後，他的部下及其父親的高級幕僚爲表示對小主人效忠，紛紛主張要大動干戈，報仇雪恨，集結部隊準備進攻空軍機關和部隊，並放出謠言要盡殺空軍和下江人，成都市內外頓時緊張萬分，人心惶惶，戰火有一觸即發之勢，空軍當局立即令我增派部隊，加強各機關的警衛，我得到命令之後，覺得茲事體大，草率不得，經冷靜分析，我深知鄧錫侯的個性，既然號稱水晶猴子，在利害關頭上一定會權衡得失，較量輕重。如爲此事而大動干戈，他必然佔不到便宜，弄成個兩敗俱傷的局面，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我判斷鄧錫侯絕對不會輕舉妄動，如果空軍在此時大事調動軍隊，反而會刺激對方，很容易因誤會而發生衝突，將糾紛擴大，我於是立即向上面報告，請求通知空軍各單位暫時禁止人員外出，若遭受攻擊也不要還手，我與鄧家兄妹相識多年，由我去成都見鄧錫侯，慰問鄧亞民並向他們道歉，我見到鄧錫侯和鄧亞民後就說：「今天我特地來向主任、鄧世兄和姊妹們道歉，你們如果一定要報仇，就請先殺我；現在外面謠言紛起，稍一不慎就會被日諜和共諜利用，釀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大家都成爲國家的罪人。解鈴還需繫鈴人，爲平息外間的謠言，明天請主任、鄧世兄與姊妹們一起去新津機場，以參觀跑道爲名，我在新津鎮與機場至成都沿途嚴密警戒，到機場後再以隆重軍禮歡迎，讓民眾及雙方部隊都看到，當可使謠言自息。」

鄧錫侯和鄧亞民當即同意，第二天上午十時，他們驅車沿川康公路到新津，入機場，在總站門口下車，檢閱一個營的儀隊，奏三番號致敬，然後再去參觀跑道，鄧亞民的頭上還紮着繃帶，臉上貼了紗布，然而一場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 再任入伍生總隊長

自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志願隊加入中國空軍的作戰行列以後，就逐漸奪回了制空權，日本空軍對川西一帶的空襲也隨着減少，而在銅梁土橋舊市填的空軍入伍生總隊正好發生了問題，又像當年空軍士校的情形一樣，總隊長的領導作風缺乏寬橋精神，於是當局又於三十二年八月調我去接任總隊長。

空軍入伍生總隊成立於民國二十七年，原來只有六個中隊，專管空勤人員的入伍訓練，後來爲適應擴大建軍的需要，又將機校、通校、測候班的入伍生納入施訓，遂增加爲十六個中隊；另一暫編中隊在重慶白市驛機場負責接送過境的學生，還有一個練習中隊則負責總隊及附近地區的治安，共計十八個中隊，在同一個時期裏受訓學生的人數常在一千以上。

從銅梁西行，經過土橋鎮不久就到達總隊所在地的舊市填，大門左右各豎立一根方形石柱，分別刻有五個大字：一邊刻的是「民族復興路」，另一邊刻的是「空軍第一關」，而以「空軍第一關」最爲人久記不忘，因爲確實是空軍人員的第一關，訓練認真，要求嚴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進去三個月以後就變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標

進軍人，在其中一根石柱的後面刻有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寫的跋文：

「抗戰軍興之明年，總隊創立於此，開班教育，已七易寒暑，今結業諸生均已參加直接間接之殺敵工作，甚有為國捐軀壯烈成仁者。昔黃埔興學而國家之建立以成；寬橋設校而空軍之基礎以立，其有賴於山川之鍾靈毓秀者，見諸史實而不訥，總隊集天下之精英，於巴嶽之麓創隊訓練，冀藉此雄魂巴山，涵蓄我空軍軍人至大至剛之氣魄，蔚為宏偉力量，以建我鐵的國防，聲震寰宇長總隊已開三載，茲值新建大門初成，爰書數語以紀崖略，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空軍入伍生總隊總隊長勞聲寰謹跋。」

### 發揮克難創造精神

抗日戰爭期中，物資奇缺，樣樣都要靠自己克難創造，入伍生總隊除少數原有的房舍外，包括大操場在內，幾乎沒有一樣不是靠全體入伍生勞動服務而造成的克難成果。在一次由蔣委員長親自主持的空軍幹部會議中，面詢與會人員如何才能縮短入伍訓練時間，並指名我起立作答，我當即報告：「增加器材即可縮短訓練時間。」榮獲嘉許。其實當時經費短絀，即使有經費也買不到東西，入伍生總隊的訓練器材完全靠克難創造，小的如鍛鍊體格的單槓用竹子或木棍以補不足，大的如中堂、射擊場、障礙場、游泳池、俱樂部、圖書館等都是自力興建，未花公家一塊錢；那時還沒有「克難」這個名詞，但入伍生總隊的

同仁們已將「克難精神」發揮到極致了。

入伍訓練的內容有思想教育，軍事動作操練，體能鍛鍊，以及學科訓練等。每天的活動都離不開這個範圍，概括地說就是：出操、上課、做勞動服務，當然也有娛樂項目，藉以調劑身心。在時間的分配上非常緊湊，不容許浪費一分鐘。一般的訓練期限是三個月或六個月，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做那麼多事情，不得要領或方法不正確是辦不到的。

我一向講求以身作則，身為總隊長，不論寒冬炎夏，任何事情都自我要求親身參與，出操時在操場上督導，做勞動服務時也分配一份工作；我要求部屬必須做到的事，自己一定先做到；我主持空軍入伍生總隊之訓練達六年之久，一直都是如此。

四大公開可以說是從空軍入伍生總隊發源的，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這個名詞，但我已在入伍生總隊實施了。對於人事的升遷黜陟，財務的收支運用，官、生、士、兵的建議事項，以及功過賞罰，都是以公開的方式處理，真正做到了政通人和，朝氣蓬勃。

在那個時候，物價一日數漲，為安定官兵的生活，儘量減少因物價上漲而使個人遭受損失，總是先一個月重慶領到官兵的薪餉後，根據各人所需的物品就在重慶買成貨物，運回總隊發給大家；這樣等於是拿這一個月的錢以上一個月價錢買東西。相較之下，得失自然很容易看出來；與那些積壓薪餉，遲幾個月才發的來比較，更有天淵之別了。

### 運用比賽促進訓練

用比賽的方式來增進訓練的效果是空軍入伍生總隊之獨特的創見和作為，凡是可以拿來比賽的項目都要比賽；以中隊為單位，出操要比賽，運動要比賽，做勞動服務要比賽，唱歌要比賽，整內務要比賽，甚至跳土風舞、演話劇也要比賽，幾乎是天天有比賽，週週有比賽，月月有比賽，獲得優勝的受獎勵，成績太差的受處罰。人都要有好心，有榮譽感，我就是運用這種心理來激勵大家奮發向上。我有兩句勉勵大家的話：

歷史的價值是事業的基礎。

團體的榮譽是共同的生命。

在這兩句話的激勵之下，每一個人不僅重視一己和現在的榮譽，更進一步重視團體和永久的榮譽，都不肯做團體或歷史的罪人，於是那沒有獲得優勝的拼命要獲得優勝，那已經獲得優勝的拼命要保持領先，競爭的激烈就想像可知了。經詳細統計，能够拿來比賽的項目共有二十四種之多，有一個中隊在六個月之內竟獲得十七面錦旗，平均每一個月要得到三次優勝，可真不容易！入伍生活並非完全是嚴肅的、枯燥的，也有輕鬆的一面。俗話說：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上千的入伍生，幾乎是甚麼樣的人才都有。憑我多年帶學生的經驗，深知在學生之中有無盡的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於是當每一個入伍生報到之時，就詳細詢問各人的特長，然後予以統計、歸類，再分別集訓。譬如會打籃球的就組成籃球隊，經常練習；會演話劇的就組成話劇隊，經

(二) 往憶樓兩空陸

常試演；會唱平劇的就組成平劇團，經常吊嗓子；還有會跳土風舞的，會打棒球的，都組織起來，經常表演，幾乎每一個星期至少有一次康樂晚會。雖然是兵演兵、兵唱兵，但效果還真不錯，而我必親自到場觀賞，不論演得好壞都看到終場為止，尤其是其不論演得如何的不如理想都有獎勵，逼得大家不好意思不全力而為。

籃隊遠征戰績輝煌

特別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入伍生總隊的籃球隊。空軍官校二十七期入伍生因種種原因一再延期不能離隊，心情異常苦悶，為疏解此種現象，特舉辦一次旅行，目的地是合川、北碚和重慶，並利用這個機會來激發大家的榮譽感。我要求這一期學生的籃球隊必須全勝而歸，意思是說要能打败合川、北碚和重慶地區的第一流籃球隊。抗戰時期，那一個地區的第一流籃球隊就是整個國家的代表隊，說開了就是要能够打败那時的國家代表隊，我的這個題目實在是出得太大了！然而大家都知道我不是說着好玩的，我是在下命令，必須服從，而且還一定要達成任務。在北碚有一所國立體育專科學校，擁有兩個名聞遐邇從未敗過的籃球隊：一個是學生隊，也是體育專科學校；一個是教師隊。據說教師隊的球技比學生隊更高一等。入伍生總隊到達北碚以後，一般都看好國立體育專科學校，原來安排的只是與學生隊比賽一場，學生隊出場時就表現出冠軍的姿態，志在必得；而入伍生總隊則是抱着上戰場的的心理，一定要贏得這場比賽。兩隊開賽以後都全力以赴，

不到三分鐘就發生了八次「爭球」。體育學生隊的確是名不虛傳，不論個人技術或團體合作，都是可圈可點，難得一見的。入伍生總隊從未遇過如此強勁的對手，故打得特別小心。最初雙方似乎是勢均力敵，幾度平手以後，體育學生隊的速度就漸漸地慢了下來，但入伍生總隊却愈戰愈勇；上半時結束，入伍生總隊小勝。雙方球員略事休息，下半時剛開始，體育學生隊就極力衝刺，又數度打成平手，但未幾即再度落後，比數迅速加大，終場竟淨輸二十四分之多。

體育教師隊臨時提議加賽一場，入伍生總隊在獲得我的許可之後，接受挑戰。球員們都保證全力以赴，不勝不歸。球賽開始，緊張得連觀眾都透不過氣來；體育教師隊的球藝的確是不同凡響，傳球、接球、跑、跳、投籃，不但姿勢美妙，靈活自如，其投籃之準尤令人歎為觀止。入伍生總隊的中鋒表現得特別穩重，任何時間都能掌握全局，不慌不忙，指揮若定；兩個前鋒不僅刁鑽靈巧，穩健矯捷，而且配合得無懈可擊，如虎添翼。兩個後衛都是北方大漢，站在籃下，有如兩尊金剛，且動作靈活，傳球有力，搶球更有一手，對方最多只有一次投球的機會，如果不進，必被搶走。雙方球員都使出混身解數，絕招頻出，你來我往，鬥得難解難分，連連平手，上半時結束，不分勝負；下半時開始，北碚地區的觀眾一致為教師隊加油，球場四圍，喊聲震天。只剩三分鐘了，兩隊依然平手；最後只剩一分鐘了，入伍生總隊的右鋒投進一球，領先兩分，教師隊眼看時間不多，企圖遠傳得分，不料被入伍生總隊的後衛

在斜刺裏衝出接住，迅速傳回，又得兩分，接着是記時員大聲報告時間終了，裁判報告比賽結果：入伍生總隊勝。

這一場球賽在北碚地區算得上是空前，也是絕後，不論是入伍生總隊的官生或北碚地區的觀眾都大開了一次眼界，那真正是一場龍爭虎鬥，入伍生總隊贏得艱苦，教師隊也輸得服氣。

我當然很高興，除誇獎一番外，仍提醒大家：「這次的勝利只能算是一次經驗，千萬不可驕傲、自滿，須知天外還有天，人外還有人。」

這個籃球隊以後一直在銅梁地區稱霸，到成都後取名「黑寡婦」，（那是P-61，一種夜間驅逐機的代號，英文名叫Black Widow，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火力最強，具有全天候作戰能力的飛機）擊敗過成都各大學的籃球代表隊、四川省籃球代表隊，威名大噪。到杭州後，遠征上海、蘇州，又數度擊敗一向稱霸的輜汽隊。自成軍以來，未曾輸過，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常勝軍籃球隊。其中的成員：朱聲濤、孫煥庭、游健行到台灣後在籃壇號稱三劍客，風靡一時，成為年輕球員們崇拜的偶像。

教授洋俗免招笑話

在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親自主持的幹部會議中，航空委員會教育處長王衛民將軍提報：「到美國去受訓的空軍學生，常鬧笑話。」

委員長當即問我是如何訓練學生的？我即轉問王處長請將學生所鬧的笑話舉例說明。王處長說：「聽說我們的學生在船上和到美國以後不會

用馬桶，不會與人握手，與女性見面時更是手足無措，不會交談，不懂吻手，不會跳舞，不懂得如何吃西餐等。」

委員長聽了，只是一笑置之。

我接着報告：「西洋人有西洋人的風俗習慣，中國人有中國人的風俗習慣，我們的學生只是不習慣而已，我認爲算不得是甚麼笑話。請示委員長我們的學生在出國前要不要教西洋禮俗和跳舞？」

委員長當即裁決：「要，並立即執行。」

我回到入伍生總隊後，立即親自講授西洋禮俗：如何握手，如何接吻，如何跳舞；並每週在俱樂部舉行晚會，由我本人親自示範各種動作，表演純紳士型的舞姿等；並請求航委會發西餐用具兩千套，每週舉辦幾次西餐式的吃法，讓學生們練習使用刀叉，及練習餐會禮節，這在當時的部隊教育中可以說得上是創舉。

## 隊長唱和軍民一家

入伍生總隊的練習隊有官兵一百餘人，但其戰力則相當於一個普通營的軍隊，平時與附近各鄉鎮長聯繫密切，相約互相協助，維持治安，地方上各袍哥首領亦互有來往，總隊舉辦同樂晚會，各首領均來參加，亦相約維持地方安寧，方圓百里以內盜匪絕迹，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總隊設有子弟小學一所，兼收附近民間子弟，除供給文具外，遇有多餘的軍服也改製成學生裝供其穿用，圖書館開放供民衆閱覽，晚會供民衆觀賞，真個做到了軍民一家，水乳交融，村民都會唱入

伍生總隊隊歌，放牛的小姑娘也會唱活躍的舊市垵，這兩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入伍生總隊隊歌

巴山萬仞，志士如雲，這是空軍的入伍營。

人人勞動，自力更生，不分天空與地面，不分機械與飛行，同死同生，親愛精誠，爲民前鋒，爲國干城。創造！創造！創造中國的新生命。努力！努力！努力建設大空軍。

活躍的舊市垵，在那高聳的巴岳山下。他是空軍的搖籃，我們在他懷抱裏長大，長大。記得天還沒亮，軍號就答底答打，一會兒朝會晨操，一會兒歌聲啦啦。行軍到寶鼎山頭，游泳在灘溪河下，實彈射擊，帕，帕帕，民謠演唱，哪，哪哪，親愛的同學們，大家都來歌唱，頌揚這活躍的舊市垵；他是我們快樂的家，我們在他懷抱裏長大，長大。真個是天之驕子，快樂永無涯，哈哈！

在空軍入伍生總隊，出操要唱歌，做勞動服務要唱歌，運動比賽要唱歌，行軍當然更要唱歌。營內是入伍生唱，營外是村民們唱，真是個歌唱的世界，世外的桃園，古時候三代之治的景象，想來也不過如此！

學生們一批一批地結訓離隊，但我和全體的隊職官們却似乎永遠不能畢業，新的入伍生開訓了，我們也從基本動作重新複習，就這樣一直到三十八年春遷來台灣與空軍幼年學校合併，改稱爲空軍預備學校爲止，我奉命調任空軍警衛旅旅長，不久擴編爲陸軍四十五師，隨即升任師長。當部隊即將改隸陸軍之時，當時的空軍總司令周

至柔將軍特別告誡我：「保持空軍的傳統榮譽，絕對不可吃空餉。」（未完待續）

（上接四十二頁）

聖安多尼的訓練基地佔地百餘英畝，凡是屬於空軍兵種服役的，無論飛行、領航、轟炸、機械、通信、射擊等科均得在此接受三個月的基本訓練。中國同學（Chinese Detachment）編隊在一起，隊值官由美人担任，我們的隊值官叫史密斯上尉（Captain Smith），開始上課時就教我們的洋口令；由高作鑾翻譯，翻譯官由軍事委員會外事局選派（Foreign Affect Bureau 簡稱 FAB）。先學下操時的口令，以便洋教官出操發口令時聽得懂，如立正（Attention），稍息（At Ease），向右看齊（Dress Right Dress），向前看（Ready Front），向右轉（Right Face），齊步走（Forward March）等，都學的美國操法，轉彎是90°（和台北總統府，忠烈祠站衛兵來回巡邏所走的步伐一樣）。黑人隊伍走起來很可愛，像跳舞一樣，轉彎時，起伏不定，成波浪形。有色人種編在一起，隊伍全是黑人，編成最後五個分隊。美國的南方有色人種（Color People）黑人（Negro）最多，受到歧視，吃飯、坐車座位都排在最後，連廁所的抽水馬桶最後三個位置也是留給黑人用的，在外面釘有牌子白底紅漆字樣 For Color People Use Only。我們是四強之一，抗戰時期中美並肩作戰，相互支援，因此中國空軍學生與美國空軍學生享受同等待遇。（下期續完）